李啟明訪問記錄二

訪談時間：2011.0718.1040-1150.

複閱時間：2011.1219.0930-1130.

訪談地點：中華戰略學會

複閱地點：中華戰略學會

訪談者：胡志政（本次訪談為錄音稿）

記錄者：胡志政

問：請問將軍您求學的經過及過往的經歷。

答：求學的經過，文學校就不要談了，我是抗戰的時候考學校，抗戰時日本人在民國二十六年進入山東，民國三十二年時我的家鄉已經淪陷，那時候要讀書就唸流亡中學，後來到了民國三十二年夏天，當時我只有十七歲，跟著先到後方去的親友到後方去。我是先從山東膠濟鐵路到濟南，換車，再坐津浦路到宿縣，到宿縣後改走公路，那時候是石頭路，從宿縣走路到安徽的阜陽。阜陽在抗戰的那個時候算是我們山東人的後方，一開始都是投奔那個地方。我當時就讀國立第二十二中學二分校在阜陽，當時的校長就是後來在澎湖被當成匪諜槍斃的張敏之校長，後來張敏之也獲得了平反，這是過去的事情。民國三十三年我們在那裡讀書的時候中原戰役爆發了。早在民國二十七年下半年「武漢會戰」期間，日軍華北方面軍因受我晉南部隊牽制，及黃河氾濫障礙區之阻止，未能渡黃河南下，沿平漢路直指武漢，到三十三年日軍已無上述限制，乃得渡過了黃河向南方打，我們在安徽那個地方如不後撤，勢必會被日本人包圍，所以中原戰役一開打我們就被迫後撤，無論是軍事機構、學術機構，通通都向河南那個方向一直撤到陝西南部，後來就從那裡開始，蔣公發起十萬青年十萬軍，很多的同學大部分都去青年從軍，我那時候就考上軍校七分校。民國三十三年下半年，好像就是暑假的時候，七分校就到那裡招生，我就報考了七分校，考取後，那時候學校就派人帶我們翻越秦嶺，下了秦嶺就到了七分校所在地，開始了軍校的生活。直到民國三十六年九一八畢業，畢業以後分發到九十二軍，駐地在華北，軍部在天津，爾後就成為華北的部隊。我的部隊參加了「遼西會戰」，然後就是「平津戰役」。（我們稱為「遼西會戰」，中共稱「遼瀋會戰」）。我們華北的兵力去支援，從葫蘆島登陸後，由錦西向錦州打，去解錦州的圍。錦州那時候被中共包圍；瀋陽那邊的部隊則是有廖耀湘兵團向錦州打，兩邊夾擊，在我的書裡面也有檢討。老實講那時候我還是少尉排長，連中尉都還沒有升，對戰略還不是很懂。但大軍作戰就那麼一回事，我從文學校的時候就把孫子兵法及三國演義都讀過了，共產黨那一套完全是三國演義，三國演義裡頭諸葛亮北伐六出祁山，他用的那一些都是伏擊戰法，後退決戰以及奔襲戰法，三國演義裡頭有這些東西。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遼西會戰」，中共他們都是按孫子兵法打的，而我們的將領對這些則是一竅不通。後來在「平津戰役」我們實際上沒有參加戰鬥，那時候傅作義就宣布「局部和平」，最後就糊里糊塗的「局部和平」，實際上他就是投降了。我們的部隊大部分的幹部都是自己出來。當時九十二軍、九十四軍、十三軍還有十六軍這四個軍都是中央軍，派到華北去的，配屬給傅作義的，所以這個時候傅作義「局部和平」等於投降了，那些軍長只有我們九十二軍的軍長黃翔留在那裏沒有走，其他的軍長傅作義都放他們坐飛機走，下屬的部隊中共則是對各級幹部任其自由脫離或留任，士兵則一律留用。我記得那時候軍校二十一期的同學分發到九十二軍去的是六十個人，六十個人中後來統計大部分都走了，那時候弄假的路條，就到了青島。因為我是砲科，到了青島就介紹我去了青島要塞。接著就青島撤退，要塞就隨著劉安琪的兵團撤退到臺灣來。來到臺灣就把青島要塞編入高雄要塞，我在高雄要塞幹了十一年，在要塞是幹到台長，台長就是連長，然後就是參謀，一直到要塞裁編，我才下部隊，到師部裡當參謀，從師的少校參謀幹到中校參謀。但我始終對於學術研究很有興趣，我從文學校開始就喜歡讀孫子兵法，到了軍校裡也常常讀，但是學校沒有這些課，都是自己研讀。我在要塞的時候就常常寫論文，在國防部也得過獎，寫的都是孫子戰略方面的東西，但那時候我還沒進過陸參大，但是我對戰略這個東西特別有興趣。後來我輪調到馬祖，還是參三的中校作戰官，我在那裡策劃演習將這一套儘量的用上去，所以他們對我另眼相看。當時我身體不好，另一方面家庭的拖累，那時候孩子生病也不能照顧，輪調都是兩年，我兩年幹完後，大砲營的營長出缺，長官叫我繼續的留在那裡服務，當時我還沒有當過營長，他們別無人選，說我在學術上喜歡研究，希望我留在那裡，但我考慮再三，說我的身體不好，心有力不足，我還是回去的好，就這樣兩年過了以後，差不多有兩年半，才派人去換我，調回來以後還是師參三的重要參謀。我在當這個重要參謀的時候，各團的對抗演習，由我代表師長來統裁。其實那時候我還沒有進過陸參大，照理講是沒有資格，但是我參加那個演習，當時的師長是十二期的謝實生，他很欣賞我，他說當時我們都是請德國顧問來統裁，他看我在這方面表現不錯，直接提報我當參三科長，科長起碼都要當過營長之後才能當科長。當時我沒有營長資歷就叫我當科長。但是我熱衷於戰略上的研究，至於小部隊的這種演習還是不能發揮，所以後來就考陸參大。我當科長考上陸參大，老實講通常長官是不願意放人的，因為你在這個位置這麼重要，一下子要去受訓，那麼師的作戰訓練業務，豈不要停擺了！但那位謝師長說你考取了你就去，他不但要我去，而且那時候我的身體不太好，他還硬是批了一千塊錢補助，那個時候中校的薪餉是多少？還不到七百塊，他一下子就批了一千塊，他很夠味兒。那時候在參大受訓從十九期跨二十期，十九期畢業取前九十名，我跟王理事長我們是同學，取前九十名到二十期繼續受訓了半年，畢業之後，我對於戰略戰術上多了一層瞭解。所以回到部隊當科長，兩個團的對抗演習，一個是十三團，那個時候是柏隆鑎任團長，他什麼東西都要拿第一，眼裡沒有看得起的人，另外就是十四團，兩個團對抗，我就代表師長統裁，那個時候的師長已改為李健師長，由我來統裁他們。所謂不打不相識，那時候是機動作戰自由對抗，就是現在陸軍指揮參謀學院裡戰術上研究的雙方是從這個前衛團戰鬥開始，到師的攻防對抗，那很不好統裁的，但我大膽統裁，裁決的那時候雖然柏團長偶有不服裁判的狀況，但最後終能過關，演習圓滿結束。我和柏團長也不打不相識，反而變成了好朋友。所以後來我調去當教官的時候他到戰院受訓（已升中將），他還替我講話，去向校長報告我很不錯，你們應該提拔他。我一去學校就教後勤，為什麼呢？因為我離開師裡頭去當教官不是我主動，我是被動的。為什麼是被動的呢？因為和政三鬧了一點兒憋扭，但是那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捩點。當時我是當師砲指部營長，有一次晚上舉行雷霆演習，雷霆演習就是緊急集合，晚點名的時候指揮官李翼雲講話，他原來是我陸參大受訓的教官，他晚上集合講話，提醒要注意師部晚上要來緊急集合，衣服脫下來要怎麼樣的擺，你要怎麼樣弄，怎麼樣準備比較快，但通常準備緊急集合都要這樣做的。當時我是總值星官，當他講完了以後，我出去喊立正口令，給他敬禮後我就要部隊解散。當時那位監察官不過是少校，我是中校營長，他出來說：「這位值星官，請你跟大家宣布一下要注意夜間內務」。我說剛才指揮官講的這一套不就是夜間內務嗎？怎麼你還要我再重複一遍呢？我說不用了，解散。我沒有理他。就這樣，結果他說我不聽他的監督指揮，他是監察官，他說演習就是作戰，你等於是不服從我們監察官的監督，他先是打電話給師部，師部裡政三科長原來是我在當參三科長的時候大家都是好朋友，科長不但不管還把他罵了一頓，他不服氣，他打電報給國防部的政三告我一狀，李翼雲是我的老教官，就趕快跟我講說：「老弟啊，人在屋簷下豈能不低頭，他是政三，他跟國防部講一句你的壞話，國防部也不瞭解實際的狀況，說不定他馬上派人下來，查這個業務，你看你不是吃眼前虧嘛，何必呢？老弟啊，我勸你趕快去跟他道個歉，我們不要吃眼前虧了」。李翼雲這樣子講了那我怎麼辦呢？好了，到半夜，硬是跑到那裡去說對不起啊，你多原諒，我沒有部隊經驗。我越想越嚥不下這口氣，他這兒擺平了，第二天我就打了個電話給陸參大教五組，那個時候陸參大跟其他的學院還沒有合併成三軍大學，蔣緯國是校長，蔣緯國對我們二十期的很器重，而且我老早就有教官資格，我跟我的同學打了個電話，我說你馬上給我簽給校長，我要去當教官。我說我當夠了部隊長想去當教官，結果我那個同學馬上就簽，簽上去以後蔣緯國二話沒說就批了，第二天同意書就到了。同意書到了以後師長希望我留下來，因為我在進基地的時候都給他拿第一名，他當然不願意讓我走，但我是吃了秤砣鐵了心，還有那個同意函是蔣緯國署名的，他一看蔣緯國署名的他又不敢不同意，就這樣不到三天我就到了三軍大學，從那一次進去就沒有再下部隊，我進去是中校，一直升到少將，當了陸軍戰略組的主任教官，後來在戰爭學院陸軍戰略組的少將主任教官退伍。但是在這裡我都很專心在研究，過去我都在研究戰略戰術，我幹參三幹那麼久的科長，一聽說要我研究後勤，我也很感興趣，我研究後勤寫了三本書，三本書中有兩本是研究中國後勤體制，那本書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發動，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的名義，由中央黨部文物供應社出版的，那本書發行以後連中共都去買。中共到現在…上次我到釣魚台賓館，有一個姓黃的現役的少將，他在發言的時候他就提到我，他說：「李老將軍了不起，他寫的那個中國後勤體制那本書我們的後勤學院裡，我在修博士的時候，他的書是我主要的參考資料」。他們對我另眼看待，其實那本書現在已經絕版了，因為中央黨部自從我們失去政權以後，把那些書通通焚了，很可惜。國防方面的著作有十九本書，其中一本就是後勤，當時獲得銀像獎那本書是《我國現階段工藝戰略研究》，也就是國防後勤的建設研究，是為了我們將來的國防工業打基礎。後來再寫國家後勤的理論與實踐這一本，只得了銅像獎，這算是我在後勤方面的著作算是一個高峰。到了第三次我再寫就寫戰略。戰略這方面寫了一個野戰戰略想定設計的應用，人家並不欣賞三軍大學只教野戰戰略，尤其是那時候郝老總不欣賞這個東西，所以我寫的東西當然也沒有得到高分，勉勉強強人家給我一個佳作獎，我一看王老五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以後就不再寫了。直到我退伍就沒有再寫金像獎這一類的書。過去國防雜誌每個月一期，每一期都有我的文章，《國防雜誌》以前是《三軍聯合月刊》。現在寫的文章幾乎都是戰略方面的，在孫子兵法方面，後來我把在國防雜誌和三軍聯合月刊上的發表的有關孫子兵法的文章一共有十四篇，就出了一本單行本，這個單行本就是《孫子兵法與現代戰略》。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戰略學會已經成立了，戰略學會成立的時候我還是現役，因為我是研究後勤，也是發起人之一，蔣將軍嘴巴說後勤很重要，但是他們並不是很重視，所以我很少參加戰略學會的活動。退役以後我當然參加，但是我寫文章大致上發表的多半是孫子兵法與戰略，把孫子兵法用在戰略上，我始終認為孫子他的本務就是戰略方面，並不是一般人所說：孫子兵法與商業發展、孫子兵法與經濟發展、孫子兵法與什麼東西，用在和平用途，那只是孫子兵法附帶的功能，因為孫子思想是哲學方面的，你把它用在任何一方面都可以用，我曾經寫了一本書叫兵法領導，兵法領導就是依照孫子的學說來論述領導統御的問題，這本書在黎明出版後還比較暢銷，但是我始終認為孫子的本務，它主要的是戰略的問題，而不是戰術。戰術不是它的本務，這也是我書中重要的觀念，戰術這個東西是與編裝不可分割的，我們現代的戰術與現代的編裝配合起來，所以拿破崙說：「戰術十年一變」，他沒有說戰略十年一變；戰略是恆久的，那是不變的。戰術是跟著編裝走的，編裝變了那麼你的戰術它就變了，所以它是十年一變，事實上現在戰術還不只是十年，各國的戰術，年年都在變動，原本以為的核子武器太厲害，慢慢的核子武器用不到，因為毀滅性太大了，沒有哪個國家敢用，只能夠擁有沒有誰敢主動的使用那個東西，所以它變成核子武器與外交政策，它是用在外交上的一張牌。拿核子武器來爭取它的國際地位，中共與美國現在都是這樣，所以那用來嚇阻是可以的，不可以真用在戰場上。慢慢地大家覺悟到武器發展對於人類不是幸福，所以中共以及美國大家都強調軟實力，軟實力是什麼呢？是孫子的戰略，是他的戰略思想，他說：「不戰而屈人之兵」，他是要有智謀，上兵伐謀，「謀」是什麼呢？「謀」就是「戰略」，那麼我們在三軍大學講戰略大家都是側重於有形的創勢，尤其是野戰戰略，數人頭去，你的兵力多大，我的兵力多大，相對起來誰的態勢比較好，誰的態勢比較不好，它就是評論這些東西，然後我兵力的位置是如何威脅到你的翼側，那我的態勢有利，相對你的態勢就不利，這種態勢完全是有形態勢，所以我們的野戰戰略我批評它並不是很好的，我們跟中共作戰為什麼我們都講是敵暗我明，敵暗我明就是人家的一舉一動的態勢你根本看不見；我們呢，一舉一動你根本沒有保密，也保不住密。所以你一舉一動形成什麼態勢，人家一清二楚，你看看，這個仗你要怎麼打，所以我給你的那本書裡面有中共十四個戰例，他都是勝仗。人家那些仗的態勢是隱形態勢，而我們根本沒辦法隱形，你一舉一動人家就瞭若指掌。所以他是按照孫子兵法打的，反觀我們呢？我在大陸上遼西會戰時我就想到這個問題，所以我有一本書叫《紮根臺灣六十年》，裡頭有我的文章。我訴說我在家裡就注意到孫子兵法，直到大陸作戰上我所看到的，我們對於孫子兵法頂多就是寫文章點綴、裝飾而已，並沒有真正的去研究孫子兵法。中共呢，他們完全按照孫子兵法或按照三國演義；三國演義是根據孫子兵法來的，他是隱形態勢，就在這個戰略上，不管是用兵戰略或是國家戰略、大戰略。李德哈達的戰略論他把大戰略算是高級戰略，那麼一般的戰略就是野戰戰略，是用兵論；用兵戰略我們叫野戰戰略，在西方叫做作戰戰略，就是用兵論，用兵的都是有形態勢，但是李德哈達強調你要用間接路線，間接路線一方面態勢是隱形態勢，一方面是以奇襲、速度來開始，一開始創勢的時候要創造隱形態勢，走間接路線，所以李德哈達強調他那個二十幾本書完全是以孫子兵法為基礎，李德哈達講的是對的。他說戰略的任務不是要你來打會戰，克勞賽維茲講戰略主要的是會戰，他說的是錯誤的，李德哈達說戰略的任務是什麼呢？戰略是要為這個會戰創造有利的態勢，創造有利態勢就是李德哈達講創造有利狀況，創造一個有利狀況然後輕輕一打就把敵人打垮了，會戰的時候敵人一看這個態勢不利就屈服了，所以李德哈達強調的是這個東西，他說大戰略是高級戰略，高級戰略是至高的戰略，他把國家戰略跟大戰略是不分的，所以你不管是什麼戰略，它的目的都在創造一個有利的態勢，而且這個有利的態勢是隱形態勢，而不是有形態勢，所以孫濱有一句話講：「形以應形正也」，就是我這個有形的態勢對你這個有形態勢這是正，「無形而制形奇也」，我這個無形態勢對你這個有形態勢這才是奇，所以他講得很對的。我對孫子的思想研究了再三，《不戰而屈人之兵─孫子戰略學》這部書是基本的，我舉的戰例多半都是古代與外國的，抗戰的也有一部分，至於說是我們和中共打的仗，在那上頭通通沒有列入，那個時候也避免談中共，怕影響士氣。例如徐蚌會戰，都沒有列出。後來我是看到朱老師和那些老老師，奉命重編戡亂戰史，他把它取一個名字叫做國民革命軍戰役史，戰役這個東西中共的解釋和我們的解釋不一樣，中共把我們講的會戰他叫做戰役，那麼他講的戰役在郝柏村當總長修正統帥綱領的時候，他就把會戰的定義、會戰的內涵改了，過去的會戰都是大軍的決戰，這個就是會戰，他後來改的那個就跟中共的那個戰役是一樣，不過中共叫戰役，我們叫會戰。所以現在譬如說講武漢會戰或是講抗戰時期的會戰，還是我們過去會戰的解釋，那麼我們講的戰役是從美國傳過來的，美國的體系是：戰爭、戰役、作戰、會戰，美軍說的戰役是在戰爭之下，因為我們抗戰時候的第一期作戰、第二期作戰、第三期作戰，現在我們的戰史裡都把它改過來了，叫做第一期戰役、第二期戰役、第三期戰役，那天在做抗戰戰史的研究，大致感覺我們的戰史從七七抗戰發動抗戰經過淞滬會戰等四個會戰合起來就是第一期戰役，我們稱為初期戰役，或者是過去叫做第一期作戰，日本人也是這樣劃分。這些東西在我的觀點裡，我的戰略研究跟他們都不能相合，這當然不是我反對野戰戰略，而我做的是孫子兵法的研究，同時從我們跟中共打仗的經驗獲得的，老實講，我們從剿匪到戡亂打的這一些仗，每一個仗都違背孫子兵法，中共的每一個仗都符合孫子兵法，這是很重要的，你有空不訪看一看，當然我這個想法有沒有錯呢？我是不會錯的，如果我們現在再跟中共打仗的話，以我們現在這個部隊訓練的狀況，部隊的演習行動看起來，還是得打敗仗，你準備再多的兵力，你有再好的武器，你還是鬥不過中共，光是隱形態勢，光是這個保密，這個機動保密來講，光是這一點我們絕對鬥不過人家，所以我講的是實在的。在我看起來，我們現代的戰略對中共是沒有用的。將來你絕對不會去按照他那樣子去打仗，我們的部隊也沒有那種素質，中共他也不會容許你正面來，你跟中共打，我們在大陸上最大的感覺是什麼？你想殲滅他跟他會戰，但是你找不到他的主力在哪裡？你現在依著你的情報說共軍在臨沂集中，他的老巢在那個地方，但是等到你部隊去的時候一個人也找不到，但是你這裡一舉一動他都瞭解得清清楚楚。當然我們現在只能說是他匪諜運用得好，沒辦法啊，到現在我們陸軍通信署長還鬧得滿城風雨，那麼我們是怎麼樣防諜的？所以兩岸敵對狀態很難結束，中共他現在逼著我們就是希望談判，結束敵對狀態，簽訂這個和平協議，但是話雖如此說，他的要求是什麼呢？一定要首先承認你是它中國的一部分，然後他才會跟你簽這個和平協議，那我們真的能承認我們是它的一部分？那不等於投降了嗎？既然投降了，既然是統一了，那還有什麼敵對不敵對啊，簽不簽和平協議有什麼用呢？你想想看我講的話對不對？所以老實講我看得很清楚，他們學到的觀念和我的看法不完全相同，尤其是在這個戰略上，從野戰戰略一直到國家戰略，尤其是大戰略，我的觀念都有孫子的思想。我給你的《孫子兵法與和平發展》那本書第一版出來的時候，那裡頭還沒有最後的那一篇文章，那個時候我們就呈報給幾個重要的單位，直接報給馬總統，馬總統看了以後，我怎麼曉得他看了呢？就是他到國防部裡去開會，他講我們現在的戰略的思維應該改變，我們要注意原始地，我們要從不戰而屈人之兵這個路線來考慮這個戰略的思維，所以我曉得他那個戰略的新思維是孫子。大陸上人家一天到晚就在那裡研究孫子，不只是寫文章、開會在那裡研究，而我們國內，即使連國防大學，都沒有人重視這個東西。前天我看到有個報導說韓國現在研究孫子兵法研究得非常熱門，上上下下都是研究的組織，所以說我們根本就趕不上人家，但是你能不能去積極做？現在如果把部隊一切的訓練都按照孫子這樣子的要求，才可以跟中共作戰，否則你跟中共作戰是不行的。美國雖然有不對稱戰爭，但還不符合孫子的那一套，我在我的書裡面都有分析。所以你要曉得我的戰略觀念，兩岸關係就看我給你的那兩本書，戰略的你就看《孫子戰略理則的現代戰史例證》，那完全驗證戰史，完全是客觀的，孫子講的那些話，人家都能兌現，我們呢？我是把抗戰時候第一次長沙會戰、第二次、第三次的長沙會戰把它放在那裡面；還有蔣公對抗戰的發動也是符合孫子兵法的，他所謂攘外必先安內，他那時候基本的作為都合乎孫子兵法，所以蔣公是按照孫子兵法。在以後剿匪勘亂這部分，那都是我們的缺點，為什麼是缺點？外面人都分析得很清楚，人家是按照孫子兵法打的，而我們都違背孫子兵法，當然戡亂失敗因素很多，但是在軍事上來說那是主要的，而且軍事也是主要的，所以為什麼會走向失敗，我在那裏面也有分析，不得已啊，但是戰法上來說不能怪人家，只能怪自己不行。人家潛伏匪諜，現在我們看的書是郭汝瑰寫的，郭汝瑰當時就是第三廳廳長，等於是我們的作戰次長，劉斐等於是一個副總長，劉裴當時對於我們的淞滬會戰及南京保衛戰的那些建議都很正確，他主張南京不能守，他分析那個態勢，是白白的犧牲，你看他分析的都很正確，因為郭汝瑰跟劉斐都是我們陸大畢業的，他們是軍中的高級知識分子，這個東西我大概就跟你說這麼多，有必須要答覆的可以用電話。

問：將軍您去過大陸參加過學術研討會及一些會議，您對他們的看法？

答：那些我給你的書：《孫子兵法與和平發展》那個裡頭的論文都是在大陸上發表過的，都是去開會，開會我們都是繳論文發表，所以雖然在那裏不能夠暢所欲言把我的論文報告一下，但也像我們這裡一樣，我們這裡你看那天國防大學研討會，研究報告不過就給你十幾、二十分鐘，你根本不能暢所欲言報告不完，只能點到為止，不過那都是把全文都登在上面，那還有大陸人的文章，那個都是我們在那裡學術研究討論過的。